

私立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王 更生 先生

文心雕龍對後世文論之影響

68

研究生：陳 素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十一月

提要

研究所別：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班

論文名稱：文心雕龍對後世文論之影響

指導教授：王更生先生

撰 者：陳 素 英

論文內容：全一冊，約十六餘萬字，分四章，十餘小節。

文心體大慮周，爲我國文論之經典，內容涵蓋「文原論、體裁論、創作論、批評論」，舉凡論文要項，皆兼收並蓄，對後世文論之影響，可謂窮高樹表、極遠啓疆者也，本書撰述主旨，即以文心雕龍作基點，期對我國文論觀瀾而索源，篇章結構，依次如下：

「緒論」，在引發研究主題，並確立研究方向，及內涵。

首章，「劉勰文原論對後世文論之影響」，以宗經爲脈絡，探討文論思想之影響。

第二章，「劉勰文體論對後世文論之影響」，乃由文筆兼重、駢散兼宗、分類辨體方面，探討文體觀念，及分類方法之影響。

第三章，「劉勰創作論對後世文論之影響」，乃由創作理論、及創作技巧方面，探討其影響。

第四章，「劉勰批評論對後世文論之影響」，乃由批評之素養、態度、準的方面，探討對批評家之影響。

「結論」，根據以上各章節分析，勾稽歸納研究結果。

敘例

一、本文旨在陳述文心雕龍與後世文論淵遠流長關係，藉以探討中國文論之本源。

二、本論文自文心而下，縱觀其流變，故於朝代之去取，不作斷限。

三、中國文學大抵可依詩文兩分原則，歸為詩論文論，本文所述，以文論為主。

四、歷代論文之作可分專論，如劉勰文心；又有兼論，本篇之去取以內容為主，不拘泥其份量多寡，凡於文論發展史上具代表意義，並與文心息息相關者，自魏晉而後，選精取粹，納入討論。

五、本書寫作方式，以文心文論為綱，以後世文論為目，依文心構架、列文原、文體、文術、文評四部份探討。條理分析、採紀事本末法、輯事比類，以見始末。每事之下，或列作家，或論作品，而一以時代先後為序，其有同一時代作家，則按作品成書先後為序，重要作者之生平凡詳於前則略於後，若有同一內容而兼有兩章重點者，則衡其性質輕重，詳於此則略於彼，而標題所列作者，或單列，或合列，視其重要性而定。

六、對文鏡秘府論所引證諸文作者，據日本學者小西甚一及羅根澤、潘重規諸先生之考訂意

見，務求還原。

七、凡採取前賢成說，皆標明出處，以明所據，獨四書與文心雕龍，爲本論文最常引述資料，故僅標明篇章。

八、凡稱引人物，除從學請益師長外，餘皆稱本名，而不用字號，以求統一。

九、本論文註解，除標明資料出處外，兼有補敘正文性質，既免行文分歧，亦可詳事情之原委。

十、參考書部份擇其要者，先列文心雕龍，次列後世文論，其他單篇文論置於末。

士、文心龍罩群言，對後世文論之影響，可謂江河不廢，光景常新，然以文論浩如煙海，資料之搜集又頗不易，實非一時、一人、所可融會貫通，力不從心，隨處可見，幸承王師更生悉心指導，始底於成，至爲感激。又承同學叔娟撥冗日譯，及諸親友關注，一併致謝，草稿既成，尙期大雅高明，不吝指教。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十一月陳素英謹誌於東吳中研所

目 錄

提要

敘例

緒論

第一章 劉勰文原論對後世文論之影響

第一節 劉勰文原論宗經之淵源

第二節 劉勰文原論之基本立場

第三節 劉勰文原論宗經之內涵

第四節 對後世文論之影響

一、對古文家思想之影響

二、對後世文體宗經說之影響

三、對後世文術宗經說之影響

四、對後世文評宗經說之影響

第二章 劉勰文體論對後世文論之影響

第一節 劉勰文筆說對後世文論之影響……………六五

一、文筆說分期與義界……………六六

二、劉勰文筆說及其影響……………七〇

(一)劉勰文筆說……………七〇

(二)對後世文論之影響……………七六

隋唐……………七五

兩宋……………八九

明……………九一

第二節 駢散兼宗說對後世文論之影響……………九九

一、劉勰駢散兼宗說……………九九

二、對後世文論之影響……………一〇一

(一)文論方面……………一〇一

1. 北朝……………一〇一

2. 唐……………一〇二

3. 兩宋……………一〇三

4. 明……………一〇五

5. 清……………一〇六

6. 近代……………一〇六

(二)選文方面……………一〇八

第三節 分類辨體說對後世文論之影響……………一二七

一、劉勰前之分類辨體……………一二七

二、劉勰之分類與辨體……………一二八

三、對後世文論之影響……………一三二

(一)總集之屬……………一三三

(二)文論之屬……………一四一

1. 專體 史傳 金石 賦……………一四一

2. 通體 宋元 明清……………一四九

第三章 劉勰創作論對後世文論之影響……………一六七

第一節 自然說對後世文論之影響……………一六七

一、劉勰自然說……………一六九

二、對後世文論之影響·····	一七三
(一) 南朝·····	一七三
(二) 唐代·····	一七四
(三) 宋明清·····	一七六
第二節 文質說對後世文論之影響·····	一八三
一、文質說緣起·····	一八三
二、劉勰文質說·····	一八六
三、對後世文論之影響·····	一八九
第三節 通變說對後世文論之影響·····	一九八
一、劉勰通變說·····	一九九
二、對後世文論之影響·····	二〇〇
第四節 「神」、「氣」說對後世文論之影響·····	二一一
一、劉勰「神」、「氣」說·····	二一一
二、對後世文論之影響·····	二一三
第五節 風格論對後世文論之影響·····	二二六

一、劉勰風格論·····	二二六
二、對後世文論之影響·····	二二九
第六節 文章組織法對後世文論之影響·····	二四四
一、劉勰文章組織法·····	二四四
二、對後世文論之影響·····	二四六
(一) 謀篇安章法·····	二四六
(二) 語法理論·····	二五六
第四章 劉勰文評論對後世文論之影響·····	二六七
第一節 對批評標準論之影響·····	二六八
第二節 對批評方法論之影響·····	二七五
第三節 對作家修養論之影響·····	二八五
結論·····	
重要參考書目·····	

緒論

文章莫盛於兩漢，渾渾灑灑，文成法立，本無格律可拘，建安黃初，體裁漸備，故論文之說出焉，典論其首也。逮及六朝，其專門名家勒爲一書，傳於今者，則斷自劉勰鍾嶸。文心一書，歷代流傳，唐宋群襲用，序跋者不絕，板本可上溯唐，而深究此書內涵者，尤繩繩不絕，影響至深且鉅，若將其影響所及，作一普泛之察照，必有助於我國文論史之研究！然而，坊間之文學批評史既鮮論及；亦不見於學者專著；或偶有探賸索隱者；又對明以前之影響存疑，如蔣伯潛文體論纂要云：

「雖然，文心雕龍論文體修辭，終究是我國文學史上一部名著，其價值決不亞於稱名史學名著的劉知幾史通……駢散對抗之局，自元明迄清，依然存在。駢文派所推崇者是文選，散文派也別有所宗；這一部文學評論名著文心雕龍，因為它是兼宗駢散的，所以沒有被人注意，歷陳、隋、唐、五代、兩宋、元以至於明，竟湮沒無聞。明人楊慎始稍稍加以推崇，乃漸爲世人所知；但楊氏所以推崇文心雕龍，不過悅其「辭采文華」而已。幸然經他推崇之後，學者文人漸知此書可貴……」

以爲明以前影響不深；復如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又云：

「以常理論，劉勰主「原道」、「徵聖」、「宗經」，應當是唐代古文的領導者。然以鄙見所知，稱論其書者止有盧照鄰南陽公集序和劉知幾史通自序，真正宗經載道的古文家，則絕少論及、自然我不敢說唐代的古文家都沒有讀過文心雕龍，但漠視似是事實。這也足以證明他們繼承的是北朝系統，對南朝只是一味的攻擊；所以與他們同調的劉勰，也遭了「池魚之殃」，不能打動他們的注意與同情。」

然而前二家所論，一就文體言，一就思想言，並不足以否定唐以下，明以上，劉勰對其他方面之影響，清劉開書文心雕龍後云：

「前修言文，莫不引重（指文心雕龍），自韓退之崛起於唐，學者宗法其言，而是書幾爲所掩，然彥和之生，先於昌黎，而其論乃能相合，是其見已卓於古人，但其體未脫夫時習耳。夫墨子錦衣適荆，無損其儉，子路鼎食於楚，豈足爲奢？夫文亦取其是而已矣，奚得以其併而棄不重哉！然則昌黎爲漢以後散體之傑出，彥和爲晉以下駢體之大宗，各樹其長，各窮其力，實光精氣，終不能掩也。」

劉開之意，蓋言劉勰與唐代韓愈，理論相合，文體雖異，駢散有殊，思想則無二致，是彥和爲昌黎說之先聲，此外梁氏於國語日報書和人中，肯定劉勰影響，請參照本文第一章第三節

之撰述。

前人意見，既有闕出，故本篇針對此一主題之探討，取證力求翔實、直接，並匯集「文原、文體、創作、文評」四方面研究之。

第一章 劉勰文原論對後世文論之影響

「原」字之義，始於大易「原始要終」之訓，淮南著書以「原道」名篇，高誘注：「原，本也，本道根真，包裹天地，以歷萬物，故曰原道。」明吳訥曰：「原者，本也；一說，推原也。」賀復徵曰：「原，水所發也，文而曰原，謂窮極事物之理，若水之有原也。」（註一），故知文原者：乃言文學之本原也，推原道樞，以窮事理，若水之濫觴，木之根本。其內涵，在探討文學之基本原理，統攝文論之思想。

文學流變，首在思想，舉凡形式、內容，無不受思想之浸潤而推移，文學思潮一旦起於心於萬古之上，亦遂懷於千載之下。

劉勰文原論以儒家思想為主導，以宗經之旨為前提，不唯述先哲之誥，亦有益後生之誨（註二）。

第一節 劉勰文原論宗經之淵源

宗經之說，非肇自劉勰，劉勰以前已有論列，有言其特色者，如荀子儒效篇云：

「聖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道歸是矣。」

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

（註三）

分別言詩、書、禮、樂、春秋之特色及作用在言志、言事、言行、言和、言微。有言其體裁者，如揚雄法言寡見篇云：

「或問五經有辯乎？曰：惟經爲辯，說經者莫辯乎易，說事者莫辯乎書，說體者莫辯乎禮，說志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捨斯，辯亦小矣。」（註四）

力贊五經之辯。又如班固漢志，敘詩賦百零六家，引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又引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註五），以爲周道衰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賢人失志之賦始作，其說雖未確指賦自詩出，然已隱含賦體胎息於詩之意。亦有言經典文辭者，如桓譚新論正經篇第九：

「古佚禮記、古論語、古孝經，乃嘉論之林藪，文義之淵海也。」（註六）

亦有以六經爲評文之準的者，如劉向、揚雄是也。劉向校晏子書錄云：

「其（指晏子）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註七）斯乃以經典之內涵爲評文之準的也。揚雄法言問神篇云：

「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書不經，多多贅矣！」（註八）

視論著不宗於經爲贅文。

以上諸書，或撮題經文特色；或舉證某一體裁源于經典；或以經典爲文辭之淵藪，或持經典以證品前修之文，唯論若散珠，不成條貫。

第二節 劉勰文原論之基本立場

研究文心雕龍有一根本問題，即彥和撰書之基本立場。歷來論劉勰文論之思想者甚衆，或言儒、或言道、或言釋，然其基本思想，自以儒家爲主導，欲詳其原委，自應以劉勰之意旨爲主。

劉勰撰文心雕龍，其著書旨意悉備於序志篇。今由其撰述動機而觀，無往而不與儒家文學思想密切結合。序志云：

「夫宇宙綿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譟聲飛實，制作而已。夫人肖貌天地，稟性五才，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甚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

感「生也有涯」，唯創作生命可以不朽，故以「樹德建言」爲其平生志氣所在，若文果載心，則其心有寄，同書諸子篇亦有類似之語：

「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羣居，苦紛雜而莫順；君子處世，疾名德之不幸。唯英才特達，則炳曜垂文，騰其姓氏，懸諸日月焉。……嗟夫！身與時舛，志共道申，標心於萬古之上，而送懷於千載之下，金石靡矣，聲其銷乎！」

同篇贊語云：

「丈夫處世，懷寶挺秀，辯雕萬物，智周宇宙，立德何隱，含道必授。」

立身揚名之思想，向爲儒家所重，論語衛靈公篇，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孝經開宗明義章亦云：「子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凡此，皆爲儒家積極入世之態度所致，表現於文學，則發而爲強烈之著作責任感。

其次，則爲敷衍聖旨之意願，此一意願表現於序志篇次段，託意夢境，遙寄名山事業之理想，而主旨在於弘儒：

「予生七齡，乃夢彩雲若錦，則攀而採之。齒在踰立，則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且而踊，適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乃小子之垂夢賦！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

劉勰所怡然而喜者，乃一夢彩雲若錦；再夢隨孔子執丹漆之禮器而南行。論語述而篇云：「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孔子夢周公，劉勰夢孔子，皆緣濡慕之

情，天地間既以聖人爲至偉，則「敷衍聖旨」之意願自不言而喻。

復就客觀目的而言，文心雕龍對當時文學思潮之趨勢，有力挽狂瀾之意圖，而其採取儒家尚用尚文說，乃欲矯正文風，彌綸羣言。故云：

「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文，六典因之以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

國所以昭明，詳其本原，莫非經典。」

因鑑於當時文章無益實際，流於玩品，故倡言文章價值在「成文」、「致用」，爲輔翼政教不可或缺之物，成五禮、用六典、光君臣、耀軍國，以發揮「美人倫、厚教化」之文學價值。觀論語陽貨篇：「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子路篇亦云：「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此數節中，莫不持「尚用」觀點言詩，既不同於道家「行不言之教」、「意之所隨」、「不可言傳」，亦與墨家「以文害用」之思想迥庭。然而，劉勰所以獨鍾儒門者，蓋與當時文風大都爲文造情，濫採忽真攸關，或溺玄風、或陷輕綺，故管嘆：

「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纈聲悅，離本彌甚，將遂訛謬。」

南朝文學以詩歌爲主；永嘉時期有以老莊思想爲內容之玄言詩，宋初則有描摹自然之山水詩

至於齊梁，則宮體詩代興，南齊書文學傳論云：「雕藻淫泆，傾炫心魂」（註九），復觀隋書經籍志四云：「清詞巧製，止乎衽席之間；雕琢曼藻，思極閨闈之內。」（註十）此正劉勰此處所謂「解散」、「愛奇」、「浮說」、「尚畫」、「文繡」、「訛濫」之習也。而所謂「本」，即指儒家經典而言，欲正末歸本，自應還宗經誥。易文言云：「修辭立其誠」，禮記表記云：「情欲信，辭欲巧」。左傳襄公二十五年亦有：「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說，莫不「尚文」而主真性情，唯傷「文麗用寡」耳！劉勰紹承此說，故倡言：

「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奧，宜體於要。」

故往哲以覺來彥，爲其搢筆和墨原因之三。

針對當時文學潮流，文評界是否善盡「摧陷廓清」之功？據劉勰云：

「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疏略，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功，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汎譏文意，往往間出，並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達先哲之詰，無益後生之慮！」

有鑑於文評界「各照隅隙，鮮觀衢路」現象，遂興彌綸群言之動機，唐劉知幾「史通」「自序」云：「詞人屬文，其體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異彩。後來祖述，識昧圓通，家有詆訶，人相摘謗。故劉勰文心生焉。」誠哉斯言！

就序志篇所論，無往而不從聖人與經書出發，經書之所以爲古典文學之源，皆賴儒家門徒之鑽研與成就，彼等多視文學爲儒門重要學科，是以治文學者多依儒門爲正則，而劉勰所以持儒家觀點作文論依據者：蓋緣於魏晉文學自覺，因文學獨立，故易酌取儒家「尚文」觀，並以文學藝術角度研經，拓展經典文學里路；同時又因文學獨立後，唯美是崇，離本詭恣，益需儒家「尚用」說加以折衷。經典發展至劉勰，告退注經之法門，「德本文末」之藩籬，另闢蹊徑，開啓山林，不僅充實文心「文原論」之內涵，即全書脈絡亦賴以流貫，劉勰著述之基本立場已昭然若揭矣！

第三節 劉勰文原論宗經之內涵

劉勰文原論又稱樞紐論，序志云：「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謂以卷一「原道」，「徵聖」，「宗經」，「正緯」，「辨騷」五篇探討文之樞紐，樞紐猶言機要關鍵，易言之，此五篇爲全書關鍵，故置卷首。其中又可分爲兩單位，有源有變，有正有負，所謂源變者，正緯變騷兩篇，一爲經之配，乃以緯配經；一爲經之變，指證文學流變發端乎經，二者皆在宗經範疇。至於「原道」、「徵聖」、「宗經」三篇，則三位一體，蓋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也，徵聖之作，以明道之人爲證，重在心；宗經之篇，以載道之文爲主，重在文，三篇皆文原論之主幹，而宗經尤

為主腦。所謂正反者，前三篇揭示論文要旨，於義屬正；後二篇，抉擇真偽同異，於義屬負，負者，疑砭時俗，是曰破他。正者建立己說，是曰立己。（註十一），而五篇義脈，有如連環，節節融貫，足成尊經微聖之本旨，緯學大行，恐其誣聖而亂經，故必正其偽，揭其真，楚楚漢修，流通忘返，恐其詭濫而違道，故必辨其同異，非專務荒淫，諄諄以奇華為誡，力辨屈賦之長，與後世詞家之短，故五篇之作，一言以蔽之，稟經酌雅也。凡情理隱括，體裁類別，創作軌範，批評理障，文藝價值論皆由此衍義而出。

如論文體，則以經典為根源，宗經篇明言後世文章出於五經：

「故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讚，則詩立其本；銘誄族祝，則禮總其端；記傳盟檄，則春秋為其根。」

彥和於此已明示十餘類文體源於經，至於宗經篇未曾言及之文體，於上篇中，或明言、或暗示亦源於經，如哀弔源於禮、雜文體間接源於詩經、諸體蓋源於「溫柔在頌、藻辭諷喻」之詩教、封禪體視同頌贊，與詩攸關，議對體源於書，書記體源於「尚書」，亦源於春秋，諸子為論說之類，當源於易，而上篇文體論於考鏡文體之際，又莫不引經據典以論證之，於提示寫作之理則，亦本乎經典形式內容並重之旨而推闡之，范文瀾先生文心雕龍講疏，曾列表附於原道篇後，將文心上篇，依辨騷至書記次第簡明標示出於某經；羅根澤先生魏晉六朝

文學批評史，則以古文經學派五經次第為綱，配合文體論二十篇體裁，亦列一系統表，按圖索驥，則羣經與後世文體關係不難窺其脈絡。

如論文術，則云：「聖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註十二），六經文字不僅金聲玉振，且足以「雕琢情性、組織辭令」，聖人文章既可見，故「建言修辭」方面，劉勰提出文術宗經說，以「樞文章之骨髓」（註十三），六經因性質之異，於風格方面各具特色，宗經篇云：

「易惟談天，入神致用，故繫稱旨遠辭文，言中事隱，：書實記言：通乎爾雅則文義曉然，子夏嘆書，昭昭若日月之代明，離離如星辰之行錯，言昭灼也。詩主言志，：摘風裁興，藻辭諷喻，溫柔在誦，故最附深衷矣。禮以立體：章條繡曲，執而後顯：春秋辨理，一字見義，五石六鶴，以詳略成文；雉門兩觀，以先後顯旨；其婉章志晦，諒已遠矣。」

易「旨遠辭文，言中事隱」最富象徵意味，書「文說而理暢」；詩建賦比興之義而富深衷，無非性情之語；禮文細密曲折；春秋言簡義該，一字見義，善於辨理，五經之文，皆有殊致，深遠可則，故徵聖篇云：「微之周孔，則文有師矣！」若將聖文細加歸納，或更有條例可循，故彥和又徵學聖文，立四者以示例：

「或簡言以達旨；或博文以該情；或明理以立體；或隱義以藏用。故春秋一字以褒貶，喪服舉經以包重，此簡言以達旨也。邠詩聯章以積句，儒行綯說以繁辭，此博文以該情也。書契決斷以象夬，文章昭晰以象離，此明理以立體也。四象精義以曲隱，五例微辭以婉晦，此隱義以藏用也。」

此言創作所運用之表達形式也：達旨、該情、立體、直寫者也；藏用，含蓄者也。聖文或繁、或略、或顯、或隱，曲當神理之妙，秉茲四義而論文，則「體要與微辭偕通，正言共精義並用」矣！

繼四例之後，宗經篇更申論文術宗經之效云：

「若稟經以製式，酌雅以富言，是卽山而鑄銅，煮海而爲鹽也。故文能宗經，則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貞而不同；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

此六項論文觀點，皆一一由「神思」至「總術」二十篇創作論中得應照，無非矯訛翻淺，還宗經路，以五經爲寫作典範，文事通衢，如伐木必於鄧崑，汲水必於江海也！故以文術而言，無不以經典爲依據。

而文學批評方面，全書五十篇，隨處可見宗經思想瀰漫其間，如明詩篇評章孟四言詩云

「匡諫之義，繼軌閭人」，銘諫篇評蔡邕黃鉞銘「吐納典謨」，誄碑篇評楊賜碑「骨鯁訓典」，雜文篇評崔瑗七屬「歸以儒道」「意實卓爾」，史傳篇同意班彪對史記背離儒家思想之批評，以爲太史公有「愛奇反經」之尤，於班固漢書則稱「儒雅彬彬」，諸子篇美陸賈新語「咸敘經典」，並以爲諸子中合於經典者爲「純粹之類」；異乎經典者爲「駁駁之類」，讀者習諸子之書，應「棄邪而采正」。詔策、風骨篇評潘岳魏公九錫文云：「典雅逸羣」、「思摹經典」，事類篇評揚雄百官箴「頗酌於詩書」，以上諸例，不難顯見其評文觀點，論史、論子、論諸體，褒貶崇替，要皆以經典之雅正爲權輿。

日本學者青木正兒云：「這本書是代表當時文學思潮的言論，但亦旁採漢儒思想的文學說，有欲矯正時流，徒趨文飾，流於浮華之弊風的意思」（註十四），今由序志篇，副以其他各篇而觀，其中心思想莫不以宗經爲主，無論就內容上「取鎔經意，酌詩書曠旨」；體裁上「模經製式」；創作上「樹骨經典之區」；批評上準經權衡言，對後世文論影響至深且遠，茲分節撰述之。

第四節 對後世文論之影響

一、對古文家思想之影響

文章必有本原，自唐宋以來，古文家對其生平得力書籍多有陳述，大抵以六經爲取道之

原，曾國藩論八家古文云：「又其言多根六經，頗爲知道者所取，故古文之名獨尊」，可見六經爲古文家之精神淵源；亦爲唐宋文論特色。方孝岳中國文學批評一書中云：「大凡古文家的態度，都是專在文學的根本思想上講究：他們以爲凡人只要思想純潔，學養精深，就自然的會作出好文章來」，並云：「唐順之、歸有光、茅坤等，仍以歐陽修以來古文家的議論爲歸宿」。（註十五）古文家有此精神爲支柱，故能歷唐宋元明清而不衰。

文心原道、徵聖、宗經、正緯、辨騷五篇爲文之樞紐，尤以前三篇對唐宋以後古文家影響極大（註十六），然而羅根澤先生頗不以爲然，於隋唐文學批評史第六章「早期的古文論」論「古文的興起」一節中云：

「以常理論，劉勰主『原道』『徵聖』『宗經』，應當是唐代古文的領導者。然以鄧見所知，稱論其書者止有盧照鄰南陽公集序和劉知幾史通自序，真正宗經載道的古文家，則絕少論及，自然我不敢說唐代的古文家都沒有讀過文心雕龍，但漠視似是事實。這也足以證明他們繼承的是北朝系統，對南朝只是一味的攻擊；所以與他們同調的劉勰，也遭了『池魚之殃』，不能打動他們的注意與同情。」（註十七）

實則唐代學者引文心以立說者，屢見不鮮，如孔穎達毛詩正義，尚書正義引文心明詩、檄移、章句篇語，顏師古匡謬正俗品評文心，昭明文選李善注、五臣注、及劉存事始，援引文心亦不少，而史書中除史通外，唐代學者所撰之策書、南史皆有劉勰傳。復就北朝系統而言，北朝學者顏之推未奔北齊前，始服官於梁，爲員外郎。元帝承聖初，與王褒等同校祕閣史部之書，（註十八），於彥和之書固曾經眼，其家訓取諸彥和者，爲說非一：論文各體源五經，同于宗經篇；論文人無行，同於程器篇；論文章當以理致爲心腎，氣調爲筋骨，事義爲皮膚之同於體性、附會篇；論詩文之逸氣，同於定勢篇；并見之推得力于文心者甚多，是則唐代學者雖或承北朝系統，未始不間接受劉勰影響。茲復取清代及今人三家說法，以爲佐證，清劉孟塗集，書文心雕龍後云：

「前修言文，莫不引重（指文心雕龍），自韓退之崛起於唐，學者宗法其言，而是書幾爲所掩，然彥和之生，先於昌黎，而其論乃能相合，是其見已卓於古人，但其體未脫夫時習耳。夫墨子錦衣適荆，無損其儉；子路鼎食於楚，豈足爲奢？夫文亦取其是而已，奚得以其俳而棄不重哉！然則昌黎爲漢以後散體之傑出，彥和爲晉以下駢體之大宗，各樹其長，各窮其力，寶光精氣！終不能掩也。」（註十九）

劉開之意，蓋以劉勰與韓愈理論相合，文體則異，駢散雖殊，思想無二，是彥和爲韓說先聲，不容置疑。近人徐復觀先生與劉說大抵相同，其於文心雕龍淺論之二，原道篇通釋云：

「彥和以宗經之經爲載道之文，與唐宋古文家並無異致。」（註廿）

較前二家更確定者，爲梁某，其於劉勰與文心雕龍一文云中：

「和劉氏所作類似性質的書，大部份佚亡或殘闕。劉氏的書獨能近乎完整地流傳下來。有愛護者就有讀者，有讀者就有影響。蕭子顯的南齊書文學傳論，顏之推的顏氏家訓文章篇。蕭繹的金樓子，都曾經襲其一部說法。而沒其所出。我以為北周標榜『樸拙魏晉。憲章虞夏』的蘇綽，隋朝上請正文體書的李諤。唐朝主張恢復周秦兩漢文體的韓愈，都是劉勰的繼承者……。因爲他們的主張並不出乎徵聖宗經口號之外。秦始皇用了韓非的主張，却致韓非死在監獄。蘇綽韓愈襲取了劉勰的論旨，不道及彥和一字，所謂『迹似不知而心相知也』，李諤的上書，蘇綽的大誥，都有濃厚的駢文氣息，和文心雕龍的駢文抨擊駢文，途徑一致。」（註廿一）

綜合三家所論，知文學發展，本有脈絡可尋，陳子昂漢魏風骨，韓柳古文運動，白居易詩歌理論，皆與前代文學主張有一定聯繫，古文家以六經爲文章精神命脈，其中心思想未嘗非來自劉勰啓發，而其實際行動，尤步軌劉勰之後也。今依時代爲序，列舉古文大家：唐之韓愈、柳宗元、宋之歐陽修、明之歸有光、清之方苞、張惠言、曾國藩等，分別探討其論文之精神淵源。

（一）韓愈

韓愈文起八代之衰，對古文運動具卓越貢獻，於其書札贈序中，不難窺其理論體系，其於題歐陽生哀辭後云：

「愈之爲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思古人而不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道者也。」

又於答李秀才書中云：

「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

答尉遲生書中云：

「所能言者，皆古之道。」（註廿二）

一則曰，「通其辭者，本志乎道者也」；再則曰：「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三則曰：「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大有「將復古道，捨我其誰」之概！無怪乎張籍云：「自揚子雲作法言，至今近千載，莫有言聖人之道者，言之者惟執事（韓愈）焉耳。」（註廿三）然韓愈所謂道者何？觀韓愈原道篇云：

「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其文：詩、書、易、春秋……斯吾所謂道也。」（註廿四）

其所謂道，即經典之文也，復觀其答李翊書云：